

经典
名著

JingDianMingZhu

时代文艺出版社


家庭图书馆
JIA TING TUSHU GUAN

名作家 大视角 好作品
MINGZUOJIA DASHIJIAO HAOZUOPIN

二十世纪的历史长镜头 百年社会变革的窗口

流行的寂寞



经典
名著

JingDianMingZhu

时代文艺出版社

家庭图书馆
JIATINGTUSHUGUAN

名作家 大视角 好作品
MINGZUOJIA DASHIJIAO HAOZUOPIN

二十世纪的历史长镜头 百年社会变革的窗口

流行的寂寞



编 选 者 言

纪实文学和报告文学在新时期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甚至于在 1988 年前后的文坛几乎与小说平分秋色。近年来，随着整个文学形势的回归平稳，纪实文学和报告文学也从峰巅上回落平实。

近年来的纪实文学和报告文学作品，在“平实”的总倾向下也表现出了一些新的发展和新的特点。比如，以权延赤等人的作品为代表的“领袖人物传记文学”蔚然成风。这些作品既注重历史事实的勾陈索隐，又注重人物心性的探幽烛微，因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大有在纪实文学和报告文学领域中后来居上之趋势。还有相当一些纪实文学和报告文学作家，把目光投向现实生活中闪耀着时代光彩的人和事，讴歌当代社会中的新人新事和高风亮节的作品明显增多。当然，社会问题纪实的倾向，因反映现实宏阔、揭示问题及时，仍未失却应有的锋芒和力量，在此领域里苦心经营的作家也大有人在。因此，我们仍能经常不断地读到强烈关注社会问题、宏观反映现实矛盾的纪实性作品。而且，这类作品较之过去，也减免了不少“浮躁”气，无论是题材的选取、内蕴的挖掘，都较前更见审慎和深入了。这样三种大的创作倾向的联袂发展，便构成了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全景式反映，从而使纪实文学和报告文学依然具有其瞭望社会和观照现实的“时代的眼睛”的重要而独特的性能。

目 录

陶铸与曾志——《女儿眼中的父亲》之二·····	权延赤(1)
极光下的梦——徒步穿越南极纪实·····	王作人 王守义(56)
挑战者——记女子国际象棋特级大师谢军·····	刘荣林(116)
毛阿敏走过的道路·····	谢荣 张弓(130)
夏天的最后几朵玫瑰·····	白描(172)
女人世界屋脊上新鲜的太阳 ——青藏风景线系列之三·····	王宗仁(206)
中国当今大吃喝·····	韩耀旗(269)
走向城市——中国人口新浪潮·····	宋安娜(298)
中国“空姐”回眸录·····	张静(347)
模特儿:商品的拟人化效果·····	黄献国(378)
征婚大世界·····	鲜琦(408)
另一个“爱神”·····	桂兴华(442)
流行的寂寞——张伟进与中国歌坛·····	赵小源(466)

陶铸与曾志

——《女儿眼中的父亲》之二

权延赤

了解母亲就可以深入了解父亲。母亲话当年，留给我的印象似一幅淡淡的山水画：远处的“山”，远处的“水”，又被晨雾薄薄地遮住；“山”“水”朦胧，那世界便充满了缥缈的、梦幻般的神奇色彩。

—

我的母亲曾志，湖南宜章人。在一些迷信人嘴里，她被说成“异人有异兆”。我不迷信，却也无法否认笼罩在母亲身上的那层神秘色彩，并且至今在我心中明光闪烁。

母亲的祖父在永兴县当过把总，相当于现在的县武装部长，极为推崇湘军那位同姓大帅曾国藩。他追求武功又酷爱读书，而且是个“酒仙”。传奇事往往离不开酒。她的祖父自家有一酿酒作坊，酒窖里陈年老酒几十坛子，不要说喝，闻工夫大了也能醉倒人。她的祖父不沾五谷杂粮，每天以酒代食。至于下酒菜，更不是常人所能接受：打来野味不吃鲜，一定要腊过一年半载才进食；杀了猪羊不吃香，肉一定要放臭才作酒菜。这种嗜咸嗜臭的癖好不合现代饮食卫生常识，但老人无病无灾，活过“古来稀”才寿终正寝。

· 1 ·

她的母亲吴氏女,16岁下嫁曾家,也许是为酒气所扰,需得一段适应时间,4年后方怀身孕。“异兆”在于“十月怀胎”不曾“一朝分娩”。那胎儿在母腹中足足过满一周年,才有了“出世”的表示……

第一声婴啼,惊天动地。她那绕室踱步、焦灼不安的祖父不禁以手加额,仰天欢呼:“哈哈,真如大帅吹响了号角!”

这位姗姗来迟的女婴,就是我的母亲曾志。

举家欢庆。唯有会相面的那位亲友手捻胡须,沉吟不语。问之再三,始讷讷道:“怀胎12个月,女公子命好硬噢,只怕是要克夫哩……”

天地之大,本有许多无巧不成书的事。谁能料到呢?后来事情的发展,居然被这位迷信老头子不幸而言中。不过那已是后话。

母亲曾志,自小聪明伶俐又活泼顽皮,生来一副自由自在的脾气,整日价笑声不断。大人们纵有千种愁肠,万般苦恼,听了她的笑声便也化解得烟消云散。

可也有啼笑皆非的时候。原因在于母亲曾志那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和冒险精神。

不满4岁,母亲的“求索”与“冒险”便已令全家“数日一惊”。看到祖父以酒代食,喝得惬意,她便索求尝试。越被拒绝越想尝试,大人稍不注意她就失踪了。全家人乱作一团,终于在酒窖里找到了她。可是我那不满4岁的母亲已是醉卧酒坛子旁、摇也摇不醒了。喝酒多少没人搞得清,反正睡一下午才睁开眼,睁开眼就笑:“哎呀,站不稳喽……”

母亲的出生地叫王家冲,屋前流淌着一条绿水。不满4岁的母亲指着水面朝她的祖父喊:“爷爷,鸭公游水,鸡婆怎么不游水呀?”“鸡婆不会游。”“为啥不教鸡婆学游水呀?”“鸡婆笨,教死

也学不会。”当天下午，那只抱窝的鸡婆便丢下十几颗尚未破壳的鸡蛋失踪了。待人们从水边发现早已咽气的落汤鸡时，马上就想到我那不满4岁的母亲，该不是也落水了？顺流哭喊寻找，直到深夜，打起灯笼火把，才在小树林里找到了我的母亲曾志。她躺在厚厚的落松针上睡得正甜，被祖父抱起来时，还睡眼朦胧地喃喃：“鸡婆不学游水……我教、教死了……”

不久，家里死了人。看见棺材，母亲曾志也好奇不已。趁大人为入殓忙得团团转，她竟悄悄爬进棺材里，闭目挺身也要过当死人的瘾。家人们准备将真正的死人入棺时，蓦地见到这个闭目挺身刚满4岁的假死人，那番惊呼骇叫的景象就可想而知了……

6岁时，母亲曾志来到县城，开始上小学。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祖父，有一百多亩良田，又是政法大学毕业生，在湖南宜章也是有名的人物。可是我的母亲却没有走生活为她准备好的路，没有当小姐，更不肯当夫人，反而越大越“野”，渐渐发展成一副刚强的叛逆性格。她比一般女孩子漂亮，也比一般女孩子野气。她可以在书房里过目成诵地读“孔孟”，也可以跑到大野地里为人打抱不平；她敢上房掏雀，下河捕鱼，爬树摘果子，甚至恶作剧地吓唬同学和老师。外祖父常常摇头叹气：“唉，你怎么不是个男娃儿呢？”

1924年，母亲13岁时，考入衡阳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她读了许多武侠小说，不爱红妆，一心想当女侠。这一切都注定了有朝一日她会舍弃当省议员的未婚夫，跑进深山野林里去，最终嫁给受通缉的“共匪头子”。

不过，母亲最初是想投考黄埔军校。她很羡慕军校女生队那些学员。她已经准备动身了，忽然来了三位同学：夏明衡，夏明瑜和毛泽建。

一些革命老人都爱说，湖南有“革命的两大家”，这就是毛家和夏家。两家的年轻人几乎都参加了革命。

毛家为革命做出重大牺牲，仅剩下毛泽东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

夏家为革命也献出了夏明翰、夏明震、夏明衡等六七条生命。其中夏明翰的就义诗成为千古绝唱：“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三个女同学一脸喜气，进门就嚷：“哎，我们去考农民运动讲习所了。你怎么没去？”

“农讲所？”母亲兴趣不大，“学什么？”

“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夏明瑜抢着回答。

“三分军事……”母亲略感遗憾，“穿军装吗？”

“当然穿了。”夏明衡不无骄傲，“一星期还要打一次野外呢。”

“是在武汉吗？”

“迁来衡阳了。”毛泽建说，“要招 20 个女生。”

“我也去！”母亲马上想到那身军装，更受到打野外的吸引，“带我找你哥哥毛泽东去吧！”

“我哥哥没来，”毛泽建指着夏家姐妹，“她哥哥来了，夏明震是教导主任。”

“反正我是去定了。”母亲拉着她的三位同学，去找夏明震。通过复试，考入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

说是三分军事，实则全部生活学习都是军事化。女学员们很快就吃不消了，分别脱下军装，转到政治运动讲习所和妇女运动讲习所。我的母亲曾志，是农讲所里唯一从始至终坚持下来的女性，并且加入了共产党。

母亲确是命硬。从农讲所出来，她参加湘南暴动、上井冈

山，又跟毛泽东、朱德参加挺进赣南闽西、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几次大难不死，甚至陷于绝境而后生。一次，在反动派的破坏和煽动下，几千反水者围攻郴州苏维埃，见人就杀，妇女儿童也不放过。曾志与这些叛乱者迎面相遇，靠了大勇大智，丝毫不慌地抢先吆问一声：“苏维埃在什么地方？”叛乱分子以为她也是参加围攻苏维埃的，鼓噪而前：“就在山上，冲啊！”曾志在乱中一偏身，窜入树丛中……

母亲的“命硬”，首先是靠了她的意志刚强。参加革命不到五年，她先后失去两个丈夫：郴州特委书记夏明震和曾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蔡协民同志。她生育的三个儿子，两个送了老乡，一个卖了100块银元做党的活动经费。除这些沉重打击外，在当时党内斗争“左”的路线影响下，她先后六次蒙受委屈，六次受到严厉的党纪处分，却始终不曾萎靡沮丧，干革命的热情、锐气和勇气丝毫不减。

经过许多曲折，母亲曾志在福建从事地下斗争时，认识了我的父亲陶铸。

二

母亲曾志从闽西游击区来到厦门，去找省委书记罗明。

那天，她穿了一件素净可体的旗袍。她还不到20岁，青春的年龄将她身上蕴藏的美充分表现出来，——那是由匀称和自然的线条勾勒出来，又被垂肩的秀发和脸上红白相润的色彩所增光的美。她走起路来又轻快，又活泼，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似乎还没有受过生活的煎熬。路人朝她看一眼，只会猜她是大学生，或是银行里的小姐，也可能是幸福安逸的少妇。如果跳出一名特务扭住她喊：“她是山里跑出来的共党！”那么，人们一定

会以为那特务是刚从精神病院里跑出来的患者。

其实,我的母亲曾志,她那时确是国民党悬赏捉拿的游击队负责人。她象一片轻柔的云朵悄无声息地飘入罗明住处。用罗明的话讲:真是打游击出身,手脚轻得吓人。

罗明中等身材,穿一身很普通的白底蓝条便装。他本是斯斯文文、和蔼可亲的读书人,现在却少有人地涨红了脸,正跟人吵架呢。

母亲的目光落在吵架人的身上。这是一位陌生的年轻人。个头不高,很精壮;四方脸带棱带角,肤色微黑,青腮帮子泛出金属一样的光泽,若是留起胡子一定毛扎扎得骇人。他留着分头,眼锋咄咄逼人,上面还横着一道粗黑的浓眉。穿一件咖啡色的广东衫,比常见的中式对襟衫要考究一些,下面是西服裤皮鞋。这人算不得英俊魁梧,谈不上潇洒文雅,却另有一股逼人的英豪之气。

母亲微微皱眉。年轻人粗门大嗓,还配以激烈的手势,凶神恶煞地跟一位受人尊敬的领导吵架,便不能不令人感到粗野了。

母亲想上前干涉,罗明已经看到她,抢先招呼,借机终止这场争吵。

“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陶铸,军委秘书。”

母亲心里咯噔一下:竟是他?福建军委的“灵魂人物”……

父亲陶铸随意瞟一眼母亲曾志,点一下头,还想同罗明说什么,却见罗明把手一伸:“她就是曾志同志……”

父亲张开的嘴巴还没吐出声,忽然僵住,迅速回头,重新望着我的母亲曾志,盯得很紧,毫不掩饰那一副惊詫的样子。

母亲心里好笑。这种情况她遇见多了。井冈山的故事且不说,到福建后,前不久福建军委书记王海平去闽西检查工作,曾志拉着贺子珍一道去看他。自我介绍后,这位军委书记“噢唷”

一声，端着饭碗呆呆地望着曾志，惊讶得半天合不拢嘴，惹得贺子珍哈哈大笑，笑得王海平一脸尴尬一脸红。

母亲天生丽质，敌人却把她形容得凶狠丑恶。反差太大，使人们一见之后大都感到惊异不止。

“你就是那个闽西女将啊？”父亲终于叫出声来，“你怎么，怎么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啊？”

“你就是黄埔军校出来的那个陶铸呀？”母亲反唇，不无挖苦，“你跟我想象的也不一样嘛。”

父亲脸红了，为自己的失态而尴尬。从井冈山来到闽西的女将曾志，党内谁个不晓得！父亲原以为操刀舞枪的女人必丑无疑。《水浒》中顾大嫂、孙二娘一类的角色，不是母大虫便是母夜叉。

“笔杆子杀人哪！”父亲摇摇头，“我还以为你是……”父亲没有说下去，扑哧一声笑了。他想起一件事。

母亲曾志此前曾与红四军政治部主任蔡协民结婚。蔡协民在牺牲前，曾在厦门与陶铸聊过天。陶铸大大咧咧问：“喂，你老婆长什么样啊？”蔡协民眨巴着眼：“怎么了？”陶铸认真问：“是不是象个母夜叉，很凶？”蔡协民哈哈大笑：“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可陶铸却坚信就是那么回事。

蔡协民从厦门回来，把这件事告诉了曾志。现在看到陶铸笑，曾志便也笑：“那你现在觉得我怎么样？”

“你很漂亮。”陶铸恢复了平静，坦率地说，“你这么苗条，还白白的，真不象是在山林里打游击的。”

其实那段时间正好没有活动，所以母亲养得肤色白嫩。

罗明继续跟陶铸谈问题，交待一些事情。

大约是曾志到来的缘故，陶铸不再那么凶地争吵，可他的血性和傲劲却是无法掩饰。他坐在那里，一副爱听不听、爱搭不理

的样子。

罗明修养不错，又是年长许多的老大哥，仍然心平气和地讲下去。陶铸却仍旧摆一副心不在焉的劲头来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

“你态度好点行不行呀？”罗明不得不说一句。

“那要我怎么样呢？还要我跪下来听吗？”陶铸一个劲顶撞。

“你怎么是这个样子？你也太过分了！”曾志上来打抱不平，“你对领导就这么傲慢粗鲁……”

“算了算了，”罗明深知这两个年轻人都是火性子急脾气，怕他们叮当起来，摆手说，“他就是这么个直性子，炮仗脾气。人可是好人……”

我的父亲和母亲就这么认识，见了第一面。

30多年后，母亲对我讲起那一面，仍然摇头说：“第一面我对他印象不好，太傲慢，太粗鲁。”

我常想：问题不在印象好坏，而在留没留印象。父亲性格鲜明，无疑给母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想来，那性格里一半是诗人的孤傲，一半是武夫的粗豪。

有了印象就会引起注意。父亲的几件事使母亲对他的印象由“坏”转好，终于发展成爱情。

一次，父亲去张贴标语，被国民党兵发现了。那家伙嚎叫着要抓父亲，父亲不但不逃，反而迎着国民党兵走过去。国民党兵怔愣间，父亲已将标语卷成的纸筒在衣襟上顶出个包，笑嘻嘻说：“你再喊？老子给你一枪！”

“别、别、别开枪，我，我走，我走……”国民党兵蓦地车转身，拔腿就逃。

我的父亲没事人一样，吹着口哨拐一个巷子，继续贴他的标语。

1930年3月18日,中央福建省党团组织召开纪念北京“三一八”惨案群众大会。国民党武装军警突然包围会场,逮捕了40多位同志,其中包括中共厦门市委书记刘端生和福建团省委书记陈柏生。党组织得知敌人要杀害这批“政治犯”,省委决定营救被捕的同志,指定陶铸具体负责组织与指挥劫狱战斗。

父亲组织了11人的劫狱特务队,在鼓浪屿开设训练班,讲政治以坚定信心,讲军事以掌握武器,并将这些同志带到山沟里学习瞄准、射击,进行实弹演习。之后,让队员们均以亲属探监名义去过监狱两次,做到对敌情了如指掌。

5月25日上午9时,厦门思明监狱门口出现2人,其中一人在看守所当过伙夫,以找同事为由进去了。这是父亲安排的第一组。随后,第二组工人以探监为名也进去了。这时,监狱门口来了卖杨梅的小贩,挑着一担鲜红的杨梅在监牢门外叫卖:“买杨梅啊!又鲜又甜的大杨梅,便宜卖啊!”叫卖声吸引来不少“过路人”,其中便有我的父亲陶铸。同时间,又来2名探监的,其中一人头戴草帽,身穿“香云纱”大长褂,手捧着“马玉山饼干厂”制造的饼干桶,用钱买通哨兵,未经检查就进了第一道大门。

没过2分钟,牢内枪声骤起。卖杨梅的小贩立即拔枪打倒了门警。而买杨梅的我的父亲,已拔枪冲入监狱大门,眼疾手快,连续击毙警备队长和一名警备队员,并和接应的同志们用火药压制正在吃饭的警备队员,使他们乖乖就范。

已经入狱的6位队员各负其责,从长褂里取出一尺多长锋利无比的德国造老虎钳,钳断牢房铁锁,救出40多位战友,立刻按三、五人预先编成的小组鱼贯出狱,由接应的同志带领着朝石头堤岸飞跑。那里头天便停了两艘载壳灰的木帆船。人一上船,便顺着刚刚开始退大潮的潮水,飞也似地朝同安方向驶去。

而我的父亲呢?一冲出狱便混入人群中,变成了一名游客,

竟跟一名在国民党政府机关当差的湖南人拉起老乡来。等到大批国民党军警赶来监狱，看到的只是十来具警备队员的尸体。这次劫狱前后没用 10 分钟，一切都算得那么精确，把握得那么牢靠，我方无一伤损。这件事震惊了全国，轰动了南洋，也深深激动了我的母亲。

然而，更使母亲感动的是，王明路线的代表人物竟说陶铸劫狱“是立三路线的残余”，把陶铸从福建省军委调到漳州工作。面对这种“委屈”，陶铸毫不抱怨，只说一句“历史会有正确评价”，便投入新的战斗。

罗明走后，王海平担任福建省委书记。王海平是海南岛人，与陶铸友谊很深。王海平要去闽西苏区检查工作，但妻子小梁正闹腹膜炎，躺在行军床上发高烧，无法行动。王海平放不下心，陶铸说：“交给我，你放心去吧。”

30 多年后，母亲对我讲了当时的感受：“那段时间我常去，小梁没钱住院治疗，一个多月的时间，全是陶铸一个人在那里照料。每天喂水喂药，熬粥买面包，端屎端尿。他才 23 岁，就那么耐心，那么细致。当他用汤匙搅动稀粥，吹着热气，一匙一匙喂小梁，又帮她轻抹头上的汗水时，我的心动了。看来，他也能细心温柔么……”

1932 年，陶铸与曾志结婚了。

婚后不到一年，父亲陶铸奉命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不久便被捕入狱。母亲曾志坚持在闽东一带，同叶飞、范式人一道领导游击战争。当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时候，闽东革命根据地却进入鼎盛时期，形成一万多平方公里的红色区域，抗击了国民党 10 多万兵力的“围剿”，有力地配合了中央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

父亲和母亲一别 5 年，音讯全无。那个年代，牺牲是家常便

饭。等待也是家常便饭。

他们等待5年，终于等来了“充满年轻人亲密情趣”的一段生活……

三

母亲坐一辆老掉牙的破汽车，整整颠簸三天，才从上海驶到南京。这是1937年的10月。

她并不知道父亲陶铸就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否则她就不会那么从容不迫地走进八路军办事处了。

“哎呀，这不是曾志吗？”一位面熟的同志朝她喊，“来找老陶的吧？”

母亲一怔，随即有一股热流从心脏直涌向全身。她睁大眼睛问：“陶铸在这里？”

“怎么，你还不知道呀？他已经出狱了！”

“他在哪儿？现在在哪儿？”

“前些时候还来过几次，这些天没看见。快，你找别人问问，出狱是肯定的，是周恩来和叶剑英亲自交涉营救出来的……”

母亲已经朝里走去，一边向那些认识和不认识的同志打听：“看见陶铸了吗？”“他现在在哪里？”

办事处人来人往，又忙又乱。母亲得到的回答都是“前些天见他来过，后来不知到哪儿去了。”

最后，母亲找到了博古。博古擦着眼镜，不慌不忙告诉她：“中央已经分配陶铸去湖北省委工作，去了武汉。走有十来天了吧。”

“哦。”母亲欣喜之余，心里又浮起一丝淡淡的怅然若失的情感。她这次是奉调由上海经南京、郑州，而后转赴西安去延安。

看来又难与父亲相见了。

博古将擦好的眼镜重新架到鼻梁上，望着我的母亲，善于体谅人地问：“5年了，有些遗憾是吧？”

母亲生性好强，故作坦然地笑道：“不遗憾。出来了，早晚能见面，这是高兴事。”

博古笑着点点头，不再多说。但他心里有了新主意。

第二天，母亲便接到组织上通知：党中央有一份机要文件，由曾志绕道武汉，将文件面交董必武，然后再去延安。

小火轮逆水而上，在长江航行两天，驶达汉口的江汉关码头。

我的母亲径直来到位于汉口日本租界中街89号的八路军办事处，向董老面交党中央的机要文件。

董必武扫一眼文件，点点头，左手的食指和拇指顺着八字胡一抹，望着我的母亲，笑着说：“你来得不巧啊，陶铸早晨刚走。”

母亲一怔，心里有些凉凉的。

董必武一直在笑，不慌不忙接着说：“没走远，他和钱瑛到武昌开会去了，一个纸条就能召回来。”

母亲红着脸笑了，董老也会幽默！

安顿好住处，母亲托办事处的同志给陶铸捎去一张纸条：“我已到汉口。曾志。”

正在开会的父亲，乍见这张纸条，差点跳起来。虽然马上又坐好，却象屁股下有了针毡，再也坐不稳。坐在他旁边的钱瑛看到他手脖子上那一层汗毛乍着竖立起来，脸上也是须眉飞扬，便知道有事。探身望望那张纸条，不禁笑道：“我说不不对劲嘛！全身的毛发都要飞起来了，原来是找到了曾志！”

散会已是晚九点，轮渡过点了。夜里江风太大，满耳都是轰

轰的浪涛声，在黑暗中尤其显得惊心动魄。除非十分火急，谁也不会在这样的天气赶着过江。

父亲跳上一只摇摇晃晃的小划子：“师傅，过江！”

“风浪太大，不行啊，危险！”

“帮个忙吧！”父亲递上一把钱。

船工捏捏钱，叫一嗓子：“好吧，你可坐稳当！”

小划子在大风浪里颠簸，时而跃上浪尖，迅即又沉入浪谷。父亲丝毫不觉，他的心潮比浪高。浪花水星被风吹起，打在滚烫的脸颊上，他觉得那么舒适惬意！

我从影视和文学作品中看到许多年轻夫妻久别重逢的场面，却没有一场符合我的父母重逢时的情景。母亲肯定地告诉我，无论是惊喜的呼喊或是热烈的拥抱还是双手紧握，泪眼相望，这一切都与他们没有丝毫关系。尽管他们分别5年又是历经艰险、九死一生，但他们的久别重逢，却是十分寻常。

母亲听到脚步声，便去开了门。她的感觉就是这么准确。父亲一步跨入了门。

“你来了。”母亲只说了三个字，淡淡的。

父亲吸口气，稍顿，点头说：“我还没吃晚饭，走，出去找饭吃。”

门还没有关，父亲回头一步便又走出去。母亲随后也出了门。

“嘿，今天风浪大，差一点来不了。”父亲边走边侧过头来，目不转睛地朝着母亲望。

母亲的脸色热起来，被父亲的目光烧灼的。

“你是怎么了？不认识我了？”

“哈哈，我好象是在做梦似的。”父亲大声笑了，“我判无期徒刑后，两次写信到湖南老家打听你的下落，音信全无。”